



VIII

最后致意

(1893.1—1917.9)

IX

新探案

(1921.1—1927.4)

[英] 阿瑟·柯南道尔 著
雨轩 译

- I. 血字的研究
- II. 四签名
- III. 冒险史
- IV. 回忆录
- V. 归来记
- VI. 巴斯克维尔猎犬
- VII. 恐怖谷
- VIII. 最后致意
- IX. 新探案

VIII B. 硬纸盒子



福尔摩斯和我一道出了门。一辆马车恰巧经过，便叫住了它。

VIII D. 临终的侦探



他的反应令我吃惊！病人如一只猛虎般从床上跃起，拼力拦住我。

VIII E. 魔鬼之足



布兰迪·崔金尼斯小姐虽死了，那张脸却依然清秀绝伦。

VIII F. 最后致意



VIII A. 卫斯特里亚寓所



11



12

VIII C. 布鲁斯——帕汀顿



星期二早上人们在地铁道上发现了卡多甘·韦斯特的尸体。听完，福尔摩斯手中扬起的烟斗停在了半空。

a. 难为情的委托人

委托人理了一下自己乱蓬蓬的头发，摸了摸那长满短胡须的下巴，露出了难为情的神态。“是的，我一心只想尽快离开那座房子。”

b. 瓦尔特斯看见恐怖的脸

那张古怪的脸既不黑也不白，说不出是哪样颜色，非常奇特，就像黑泥土上溅了牛奶。那张脸奇大无比，整整是你这张脸的两倍，先生。那模样、那神情，真叫人不寒而栗！

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 第5卷 (全套5卷)

(经典收藏版)

His Last Bow Now Holmes

最后致意、新探案

[英] 阿瑟·柯南道尔 著

雨轩 译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致意·新探案 / (英)柯南道尔 (Conan Doyle, A.) 著;
雨轩译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9
(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)
ISBN 978-7-5463-6713-2

I. ①最… II. ①柯… ②雨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小说集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8702号

最后致意·新探案

著 者 [英]柯南道尔
译 者 雨 轩
特约策划 张 超
责任编辑 周海莉 乐 琳
特约编辑 潘媛媛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16
字 数 424千字
印 张 26.5
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462-1104
 发行科: 010-63329002
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

ISBN 978-7-5463-6713-2

定价: 30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10-63109462-1104



The Last Bow New Holmes

最后致意、新探案

最后致意

5 | 卫斯特里亚寓所

“大约两小时前，那时天刚黑，我就坐在扶手椅上看报纸。当我不经意地抬头向外张望时，竟看见窗外有张脸正注视着我。天哪，先生，那是张什么脸啊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它。”

45 | 硬纸盒子

昨天下午两点左右，苏珊小姐收到邮差送来的一个牛皮纸小包裹。打开包裹，里面是一只纸盒；掀开盒盖，发现竟是满满的一盒盐。库辛小姐好奇地拨开盐，顿时吓得尖叫起来。雪白的盐粒中埋着两只血淋淋的人耳朵！

71 | 布鲁斯—帕汀顿计划

“啊，就是这个问题！幸而没被公开，否则，整个新闻界就热闹了。这个不幸的年轻人所携带的文件正是布鲁斯—帕汀顿潜水艇计划。”迈克洛夫特·福尔摩斯严肃的表情充分证明了此事的重要性。他的弟弟和我期待他继续讲述。

109 | 临终的侦探

他的反应令我非常震惊！病人如一只猛虎般从床上跃起，拼力拦住我。我听见了钥匙在锁孔中扭动的咔嚓

声。不一会儿，病人又摇摇晃晃地重新爬上床躺下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他几乎耗尽了体力，虚弱地躺着，不能再挪动一点。

129 | 魔鬼之足

“是魔鬼！福尔摩斯先生，肯定是魔鬼！”莫逊默·崔金尼斯失声叫道，“这一定不是我们所能看见的这个世界的东西。某种精怪悄然进屋，蒙蔽了他们的理智之光！人类是无法做到这点的！”

159 | 最后致意

他看见的是一本蓝色封面的小书，书上是几个烫金的大字：“养蜂实用手册”，与他所期待的东西完全风马牛不相及。这个间谍头子还没从惊愕中回过神来，他的后颈已被一只大手死死掐住了，同时，一块浸透氯仿的海绵捂住了他那张扭曲得变了形的脸。

新探案

185 | 显贵的主顾

“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只能对你说一句很抱歉了。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一直以来，我只习惯案子的一端是谜，现在，却让我去接一个两头都是谜的案子，我想，我也会被弄糊涂的。詹姆斯爵士，请恕我不能接下这样一个糊里糊涂的案子。”

219 | 皮肤变白的军人

在我面前站着一个人奇形怪状的侏儒，硕大的脑袋犹如一个鳞茎球，一双海绵般的变形大手不停地挥动着，嘴里叽叽哇哇地喊着什么。在他的身后，站着一群和他差不多模样的人，他们都好奇地盯着我，我不觉打了一个寒噤。

243 | 王冠宝石案

“哦，就是那颗王冠宝石？比利刚才告诉我了。”“不错，一颗硕大的发黄光的蓝宝石。现在鱼儿已在我的网

中，可这颗宝石还没有着落，现在收网的话，虽然可以为社会除去一个祸害，但却不能达到我最主要的目的——找回宝石。”

265 | 三角墙山庄

当我们走出庄园，拐过路边的高篱笆时，看见黑人拳击手斯蒂夫正站在那里。在这样偏僻的地方突然冒出一个形容狰狞的家伙，委实有些让人心惊。显然，这座山庄处在严密的监视中。福尔摩斯的手朝衣袋摸去。

289 | 三个同姓人

这是本地区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奇怪遗嘱。他打算把所有财产平分成三份，如果我能再为他找到两个姓加里德布的人，那么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各得遗产的一份，这一份不多不少正好值五百万美元，但条件是三个人必须全部到齐，否则只能视作无效。

309 | 雷神桥之谜

女主人被发现躺在离家半英里远的园地里，一颗子弹打穿了她的脑袋，她身上穿着晚礼服，裹着披肩。凶案现场没有发现武器和谋杀的任何线索。谋杀可能是在夜里发生的，护林人于当晚十一点发现了尸体并报了案。尸体被送回家前接受了警方及医生的检查。

339 | 爬行人

他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轻快地爬着。他的手和脚着地，屁股高高地拱起，脑袋却向下垂着。我被他这种奇怪的行为惊呆了，兀自站在那里，直到他爬到我跟前的时候，我才忙不迭地走过去问他是否要我扶他起来。可没想到他一跃而起，骂了我一句很难听的话便下楼去了。

363 | 戴面纱的房客

一张血盆大口朝我的脸咬下去，湿热的气息使我麻木了。我拼命想推开那张粘满血污的狮嘴，可是却毫无作用。雷奥纳多要是在那时赶来救我的话，说不定会把它吓退，因为他手上有武器。只需几秒钟，我们回到笼

中就安全了。可是，这个胆小鬼被吓破了胆，他大叫一声撒腿就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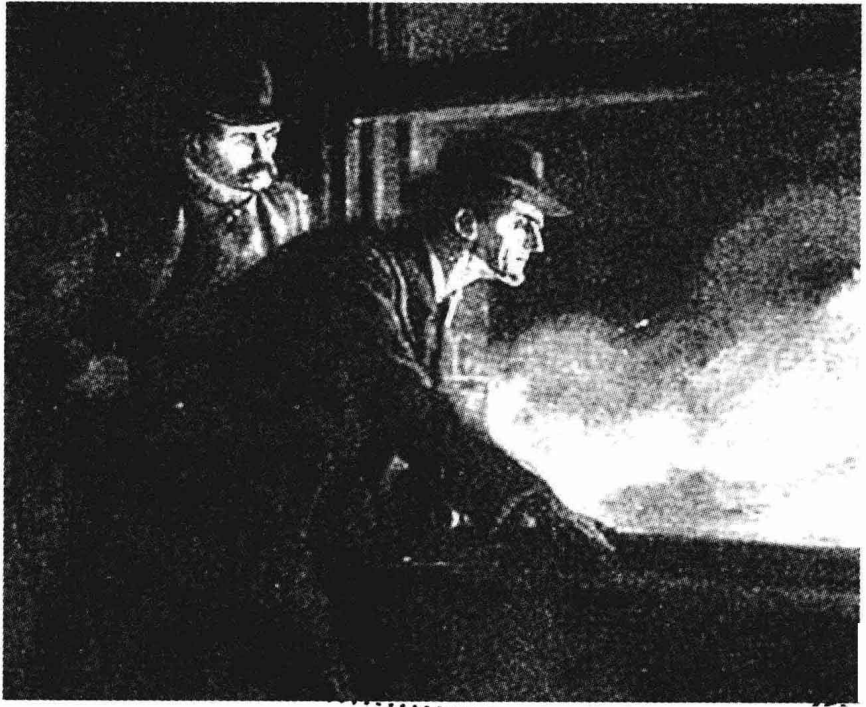
377 | 肖斯科姆别墅

“令人吃惊的是，他去的地方竟会是那个常常闹鬼的地穴，并且我们还看见有另外一个人在那里等着他。”“这个地穴在哪里？”“在花园里一座废弃的教堂下，它因年久失修而显得破败不堪。地穴就在下面，那里白天显得阴气森森、怪异可怖，晚上更无人敢靠近。谁都知道那里闹鬼。可是我们的主人却在半夜里前去，他不是疯了吗？”

397 | 退休的颜料商

尽管老颜料商强壮的身体有着很大的力气，但落到两个擒拿高手手里却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。他不情愿地被两个人挟持着上了马车，在这样一个寂静阴森的屋子里，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。

最后致意



SAYRE, PA.

前 言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的朋友们将高兴地获悉，他仍然健在，虽然有时因受风湿病的侵袭而显得有点跛颠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住在距伊斯特本五英里外的一处丘陵草原的农场里，以研究哲学和农艺学消磨时光。在这段休息期间，他谢绝了酬金极为优厚的各种案件，决定从此退休不干。可是由于德国要打仗，为了配合政府，他又出色地将智慧和实践结合在一起，取得了《最后致意》中所记载的这些历史性成果。原先长期放在我的公事包里的几件以前的记录，也被收入《最后致意》中，以便使之得以编辑成集。

医学博士
约翰·H.华生

Wisteria Lodge
卫斯特里亚寓所



马车里的女人，已经精疲力竭奄奄一息了。

上篇 约翰·史考特·艾克斯先生的离奇经历

我从笔记本中发现，故事发生在一八九二年三月底一个冷风凄凄的日子里。当时，我们正在吃午饭，邮差给福尔摩斯送来了一份电报，他接过看了一遍，随即发了回电。回完电报之后，他好像有了心事，默默地走到火炉边，用一块炉炭点燃了烟斗，并不时地看看手中的那份电报，脸上流露出深思的神情。突然，他转过身来，诡秘地盯着我。

“华生，我认为，我们应该把你当做一位文学家，”他说，“你是如何解释‘怪诞’一词的？”

“奇怪、不同寻常。”我答道。

他摇摇头表示不同意。



“一定还有另外的意思，”他说，“实际上，它还有悲惨和可怕这层含义。只要你留心一下你那些令大众不安的故事，你就会明白‘怪诞’一词往往与犯罪相连。看看《红发会》事件吧，刚开始也是荒诞不经的，最后却被证明那是一伙无视法纪，企图抢劫的人。还有《五个橘核》事件，也是相当怪诞的，结果却导致了一件命案。所以，我对‘怪诞’一词总是十分警惕。”

“电报中也提到了这个词？”我问。

于是，他大声地念起电文来：

我遇到了难以理解的怪诞事情，可否向你求教？

史考特·艾克斯

查林十字街邮局

“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？”我问。

“很显然是男的。女人是不会先付回电费的，她们往往是亲自登门。”

“你同意他了吗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自从我们逮捕了卡鲁塞斯上校后，你知道我有多无聊。我的大脑犹如空转着的机器，因为没有填充生产所需的原料而变得散乱。生活是如此的枯燥无味、平淡无奇。那些创举和浪漫似乎在这个不断犯罪的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。那么，你是否会问我有没有准备去研究其他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，不管它是否值得。不过现在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当事人来了。”

楼道中的脚步声既有节奏感又有力度。不一会儿，看门人领

进一位胡须花白、身材魁伟，让人肃然起敬的老者。他沉静的面容和高傲的神情清楚地表明了他所处的环境。他的鞋罩和精致的金丝眼镜则告诉了我们，他是个保守党，教士，是个好公民，是那种地道的正统派和保守派。但是，他一贯具有的沉着冷静正被某种可怕事情破坏着。关于这点，他那竖直的头发、愠怒涨红的脸以及激动的神色都清清楚楚地表露出来了。不等落座，他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讲述他的故事。

“我遇到了一件最古怪而令人不快的事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”他恼怒地说，“这是我平生从不曾遇到的怪事。这件事极不体面，让人无法容忍。我决心要弄个明白。”

“请坐，史考特·艾克斯先生，”福尔摩斯亲切地说，“首先，我可否知道，你来找我究竟是为何事？”

“哦，先生，我认为此事与警察无关，可我不能对此视而不见，只要你听完了我的叙述，一定会赞同我的观点。对于私家侦探，我一向没有兴趣，不过，即便如此，因为倾慕你的才华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。可是，你当时怎么不马上赶来呢？”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福尔摩斯看了看表。

“已经两点一刻了，”他说，“你是一点左右打的电报。不过，如果我不知道你的麻烦是当你醒来时碰上的话，也不会注意你的装扮。”

委托人理了一下自己乱蓬蓬的头发，摸了摸那长满短胡楂的下巴，露出了难为情的神态。

“是的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一心只想尽快离开那座房子，哪



里还考虑得到要梳洗！到这儿来之前，我四处打探消息。我找到了房产管理员，得知贾西亚先生的房租早付了，他还告诉我说卫斯特里亚寓所一切都很正常。”

“喂，喂！先生，”福尔摩斯笑着说，“你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太像了，他有个坏毛病，总是没头没脑地叙述事情。先生，你得静一静，整理一下你的思路，然后再有条不紊地讲叙事情的经过。你到底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或麻烦，以至于来不及梳洗就急忙赶来求助了。你看，你甚至顾不上扣好礼靴和背心上的纽扣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满脸愁容地瞥了眼自己这非同一般的外表。

“我这个样子肯定很没教养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真纳闷，我这一生竟会碰上这样的怪事。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件事情的全部经过。我相信，当你听完后肯定会原谅我的冒失。”

但是，他的故事才刚开始就被打断了。外面传来了喧闹声，紧接着，赫德森太太开了门，让进来两个官员模样的健壮男人。其中一个看上去气宇轩昂、精力旺盛，他就是我们熟悉的苏格兰场的警长葛莱森先生，他可算得上是警界的能人。他同福尔摩斯握过手后，就向大家介绍他的同事，来自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俩一直跟踪过来，没想到进了你的家门。”他那双大眼睛随即转向我们的客人，“你就是住在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·史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俩跟你整整一个上午。”

“显然，你是通过电报知道他来了我这儿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一点儿不错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们是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查

到的线索，随后就一直追到了这里。”

“为什么要跟踪我？你们想做什么？”

“想要一份供词，史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。我们想了解昨天去世的住在厄榭附近卫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·贾西亚先生的相关情况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一下子警觉起来，他瞪大双眼，一张惊恐的脸顿时苍白如纸。

“什么？你是说他死了？”

“没错，先生，他死了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发生了意外吗？”

“是谋杀，假如说世界上曾发生过的话。”

“天哪！太可怕了！你该不会……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？”

“死者的口袋中有你的一封信，从信中得知，你昨夜曾打算去他家过夜。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

“哦，你去了，是吗？”

他们掏出了记录本，准备写供词。

“等等，葛莱森，”夏洛克·福尔摩斯说，“你们就只要一份供词，很清楚的供词，对吗？”

“我有义务提醒你，史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你的供词有可能被呈交法庭。”他转向我们的委托人。

“艾克尔斯先生正在给我们讲这件事呢，不过，你们的到来打断了他的叙述。华生，我想给他一杯加苏打的白兰地，这对他会有好处。”福尔摩斯又转向史考特·艾克尔斯说，“先生，现在又多了两位听众，但是你不必紧张，接着讲，就像没被人打断



过一样。你刚才讲得很清楚。”

我们的委托人端起杯子，头一仰便喝干了杯中的白兰地，这时，他脸上有了些血色。他疑惑地瞥了眼警长手中的记录本，开始讲述这件奇事。

“我一直单身，”他说，“因为性格开朗，所以朋友不少。其中有一个叫麦尔维尔的，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厦中，以前是个酿酒商。几周前，我去他家吃饭时结识了一个叫贾西亚的年轻人。我后来了解到，他是西班牙后裔，与大使馆常有联系。他会讲标准的英语，很有亲和力，是我所见过的最帅气的小伙子。

“这个小伙子与我很聊得来，似乎他见我的第一眼就已经很喜欢我了。随后的两天，他又上我家来拜访我。这样交往了几次后，他就邀请我去他家住几日。他就住在厄榭和奥克肖特之间的卫斯特里亚寓所，昨夜我便如约而至。

“这之前，他曾给我讲过一些他家的情况。与他同住的是一个忠诚的西班牙仆人。这个人会说英语，是他的管家，替他料理一切事务。另外还有一个混血儿厨师，是他在旅途中认识的，做得一手好菜。他说过，能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样的房子，他很有些惊奇。对这一点，我与他观点相同。而且事实上，它比我所想象的还要奇怪。

“昨晚，我乘马车到了他家。他家距离厄榭南端约两英里。屋子背向公路，虽然很大，却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，大门也因风吹雨打而显得肮脏斑驳。门前则是一条杂草丛生的曲折车道，车道两旁种着高高的绿色灌木丛。当马车停下时，我曾在大门口迟疑了好久，考虑去拜访这样一个并不了解的人是否值得。他亲自出来开门，显得非常热忱真挚。随后，一个神情忧郁、脸色黑